

2024年第24期新闻稿：向妥协和恐惧屈服不会带来民主



《单翼难飞，双翼齐飞》阿伊莎·哈立德和伊姆兰·库雷西（巴基斯坦）作于201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今年年底之前，64个国家以及欧盟会展开选举，全世界一半人口可以投票。以往任何一年的选举都没有如此密集。其中，印度在6月1日大选之前印制了9.69亿张选票。最终，6.42亿人（约占合格选民的三分之二）参加了投票，其中一半是女性。这是全球女性选民参与单次选举的最高人数纪录。

与此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了欧洲议会选举，意味着有3.73亿合格选民有机会投票选举组成欧洲立法机构的720名议员。再加上美国（1.61亿）、印度尼西亚（2.04亿）、巴基斯坦（1.29亿）、孟加拉国（1.2亿）、墨西哥（9800万）和南非（4200万）的合格选民，你就能明白为什么2024年感觉像是选举年了。



《马蹄莲小贩》阿尔弗雷多·拉莫斯·马丁内斯（墨西哥）作于1929年

过去几周，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分别举行了尤为重要的大选。印度和南非都是**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该组织正在规划一条路径，通往非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几个国家执政联盟的属性将对该组织产生

影响，也必将影响今年10月底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虽然墨西哥不是金砖五国成员，也没有在去年**扩员**时申请加入，但该国一直力图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大多数墨西哥人都熟悉波菲里奥·迪亚斯（1884—1911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名言“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之远，离美国如此之近”）。墨西哥政府最近对美国干预拉美事务以及新自由主义贸易和发展总体框架所产生的反感，促使该国与金砖国家等其他实体进行了更深入的对话。

印度和南非的选举结果表明选民严重分裂，而墨西哥选民则支持中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MORENA），于6月2日选举克劳迪娅·辛鲍姆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辛鲍姆将接替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名字简写AMLO），后者离任时**支持率**高达80%。作为2018年至2023年墨西哥市长和奥夫拉多尔的亲密盟友，辛鲍姆延续了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提出的第四次转型（4T）所制定的总体原则。这个“**墨西哥人文主义**”的第四次转型呼应了墨西哥历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独立（1810—1821）、改革（1858—1861）和革命（1910—1917）。虽然奥夫拉多尔经常说第四次转型是墨西哥的历史性进步，但它实际上回归到墨西哥革命的承诺，呼吁将锂等自然资源**国有化**、提高工资、扩大政府就业项目并重振社会福利。辛鲍姆战胜其他候选人的原因之一是她**承诺**继续推行**第四次转型**，其根基不是民粹主义（资产阶级媒体喜欢这么说），而是真正的福利派人文主义。



《乡镇运动会》乔治·彭巴（南非）作于1973年

今年5月，在种族隔离结束三十年后，南非举行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第七次大选，选举结果与墨西哥形成鲜明对比。由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的三方执政联盟得票率大幅下降，仅获得40.18%的选票（距离多数席位还差42席），而2019年的得票率为59.50%，在国民

议会中轻松获得多数席位。这次选举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三方联盟得票率下降，还有选民投票率迅速下降。自1999年以来，愿意投票的选民越来越少，而这次只有58%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低于1994年的86%）。这意味着三方联盟只赢得了15.5%合格选民的选票，而其竞争对手的得票率甚至更低。这不仅仅是因为南非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厌倦了这个或那个政党，还因为他们对选举过程和政治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失望。

对南非大选结果的冷静评估表明，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两股政治力量——雅各布·祖马建立的“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简称MK）和朱利叶斯·马莱马创立的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总共赢得了64.28%的选票，超过了执政联盟在1994年获得的选票。这三股势力的总体承诺（消除贫困、征用土地、银行和矿山国有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持不变，但各自倾向的战略却大相径庭，而他们之间的个人竞争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分歧。最终，南非将组建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但它是否能像墨西哥那样确定社会民主政治还不得而知。民众对制度的信心整体下降，这表明民众对任何政治方案都缺乏信心。承诺如果得不到兑现，就会变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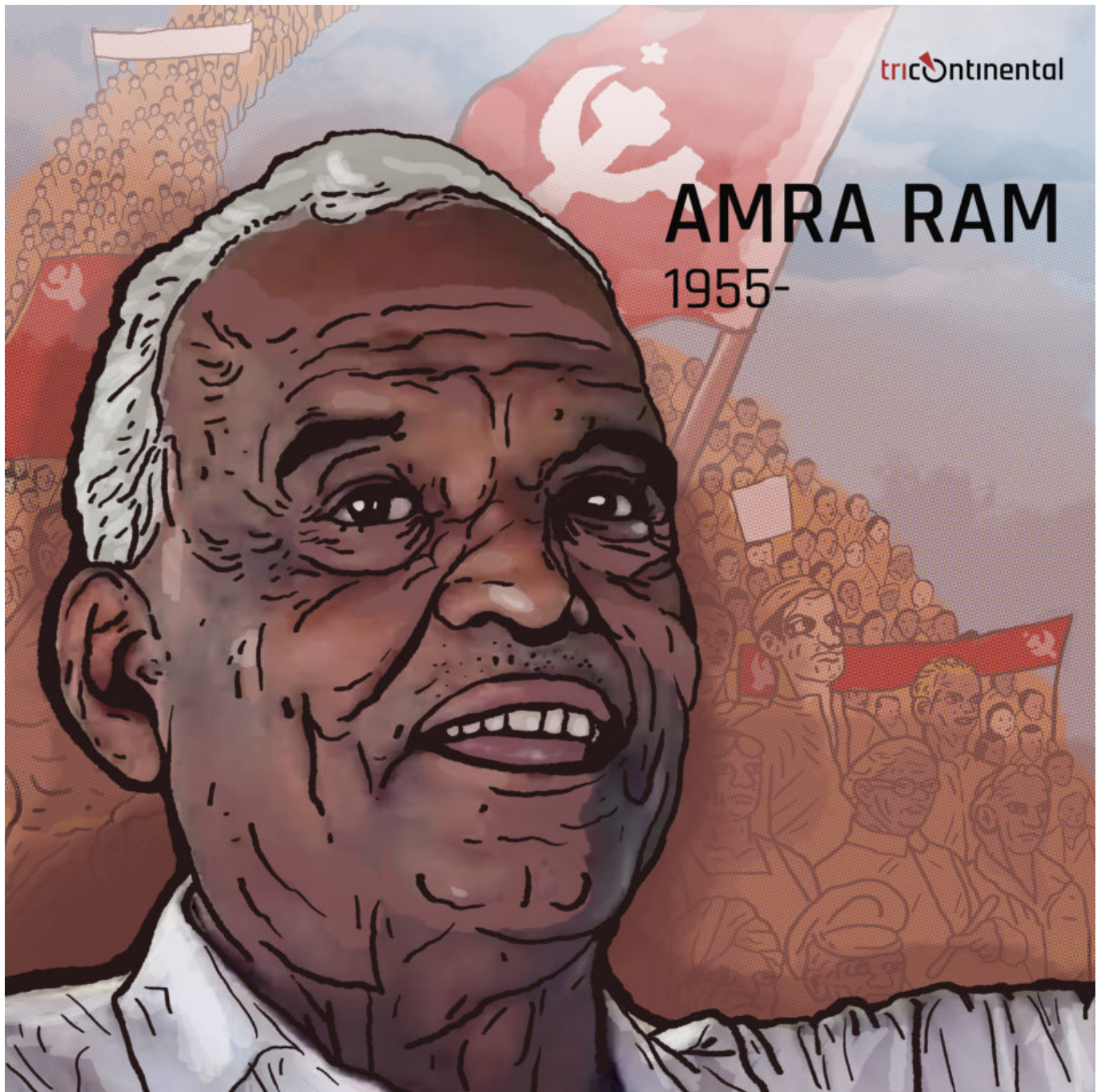


《新冠疫情时代的移民》卡利安·乔希（印度）作于2020年

印度大选于4月19日至6月1日举行，历时六周。在大选之前，极右翼印度人民党（BJP）的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曾表示，仅凭他所在的政党就将在拥有543个席位的议会下院中赢得370席压倒性多数。最终，印度人民党只获得240席（与2019年大选相比减少了63席），而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总共赢得293席（超过了组建政府最少所需的272席）。莫迪将第三次出任总理，但他的支持率将大打折扣。他仅以15万票的优势保住了自己的席位，与2019年45万票的优势相比大幅减少，而其内阁中有15名现任成员则失去了席位。不管是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还是利用政府机构压制反对党和媒体，都无法

增强极右翼对权力的掌控。

四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议题，他们认为城市居民越来越难找工作。印度14亿人口中有40%年龄在25岁以下，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entre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15—24岁的年轻人“面临着劳动参与率低且不断下降和失业率高得惊人的双重打击。”年轻人的失业率为45.4%，比7.5%的总体失业率高出六倍。



印度有大量工人阶级和农民青年仍待业在家，其困境决定了整个家庭的感受。现在，对日常生活的绝望已经蚕食了莫迪无懈可击的神话。莫迪将再次担任总理，但其任期的实际情况将部分取决于数千万贫困印度人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会通过蓬勃发展的反对派力量表达出来，而反对派力量会在群众运动中找到领导者。其中包括农民，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全印度农民协会（All India

Kisan Sabha) 的领导人阿姆拉·拉姆，他在**农民运动**的中心锡卡尔 (Sikar)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与他一起进入议会的还有来自泰米尔纳德邦丁迪古尔的全印度农民协会和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领导人萨奇达南达姆，以及来自比哈尔邦卡拉卡特的印度共产党 (马列主义) 解放派领导人拉贾·拉姆·库什瓦哈，他是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 (一个由250个组织建立的农民联盟) 的召集人。现在，农民在议会中也有代表。

三大洲研究服务部的尼特希什·纳拉亚南**写道**，尽管左翼没能在议会赢得大量席次，但在这次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接着说，阿姆拉·拉姆“作为农民力量代表进入议会，这股力量对印度人民党在北印度毋庸置疑的绝对正确发出了第一击。他的出现将成为印度民主在街头的保障。”



《抵抗迫害力》赫里·多诺(印度尼西亚)作于2021年

“民主”的理念并非始于和止于投票箱。印度和美国等国的选举花费高昂。印度今年的大选**耗资**1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支出来自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金钱、权力和政治对话的腐蚀性已经败坏了民主精神。

对民主精神的追求至少与民主本身一样悠久。1949年，共产主义诗人兰斯顿·休斯在他的短诗《民主》(Democracy) 中表达了这种渴望，这首诗在当时是针对被剥夺选举权而作，而现在则表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民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含义——无法被金钱收买或被权力恫吓之物。

今日和今年
民主不会来
向妥协和恐惧屈服
民主也不会来。
我和其他人
权利一样
用自己的双脚
站立
拥有自己的土地。

我厌倦了听别人说
“顺其自然吧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死后不需要自由
我不能靠明天的面包而活

自由
是一粒健壮的种子
已经种下
需求很大。
听着，美国——
我也住在这里。
我想要自由
跟你一样。

热忱的，

Vijay